



主编
韩忠良
林建法

布老虎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中篇小说
【2005】春之卷

纯洁·李治邦
蓝绸子·向春
海阔天空·张学东
遭遇浪漫·孟焕
荒日·界愚

布老虎

发表原创中篇小说
展示文学无限魅力

ISBN 7-5313-2869-0



9 787531 328698 >

ISBN 7-5313-2869-0

定价：18.00元

布老虎

中篇小说

【2005】春之卷

春风文艺出版社

◎ 韩忠良 林建法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老虎中篇小说·2005·春之卷/韩忠良, 林建法主编.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3

ISBN 7-5313-2869-0

I. 布… II. ①韩… ②林…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0946 号

布老虎中篇小说·2005·春之卷

责任编辑 常 晶 张玉虹

封面设计 张志伟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 //www.china Chunfeng.net

编辑 选题策划部

主页 xuantu.china Chunfeng.net

E-mail: chunfengwenyi@vip.sina.com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 148mm×215mm

字数 224 千字

印张 8.75 插页 2

印数 1-12 000 册

版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孙 九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6526528

目 录

纯洁	李治邦 / 1
蓝绸子	向 春 /39
海阔天空	张学东 /66
遭遇浪漫	孟 涣 /139
荒 日	界 愚 /208

房子信从深圳机场走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觉得很闷热，于是跑到洗手间脱了厚重的衣服，换上了T恤衫，样式很新潮的。到了酒店，他接到副手王满的电话，说，有关市里任命他当电子集团总经理的指令待他回来就下达了。他没感到激动，因为临出来之前市里已经找他谈完话，有关他从副总荣升老总的消息早就满城风雨了。房子信只是简单地布置了王满几句，就进到房间。他看到房间里摆放着一束盛开的月季花，红红的。他没在意细看，以为是酒店送给客人的礼物，就随意地把衣服扔在床上，到卫生间去冲澡。这家酒店很有意思，在卫生间居然能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的夜景，灿烂的万家灯火。洗着洗着，他隐约听到手机在顽强地响。他怕是刘老总的电话，就光着屁股跑进房间，一接，是个很柔和的女人声音，问，是房子信吗？房子信觉得耳熟，但又分辨不出是谁。在电子集团，大家都喊他房总，没人敢叫他房子信。下班回家，妻子晓黄也只称呼他子信。房子信客气地问，哪位？对方哧哧笑着，说，当上老总也别什么都忘掉呀，真是人一阔就变脸。房子信不爱

听这个，他不耐烦地问，你不说名字我就撂了。对方慌忙回应，是我，林丹丹。房子信愣了愣，脑子转了转问，你在哪？林丹丹说，我也在深圳呀。房子信想了想，说，我明天下午去香港，晚上有应酬，就不见面了吧。林丹丹不卑不亢地说，不见面就不见面。说完就主动挂断，房子信放下手机，他觉得不对劲。这次到深圳，转道去香港办事，电子集团里只有刘老总和王满知道，他又打回去，急忙问林丹丹，你怎么知道我在深圳的？林丹丹笑着解释，你的事地球人都知道。

晚上，房子信到与他合作的那家公司，商谈手机游戏的市场前景。深圳这家合作公司的张经理曾提供给他法国捷达利公司一份两百万欧元的订单。也就是一旦这个游戏软件设计成，投入生产，就会从法国赚到第一笔丰厚的订单。张经理和房子信是多年的老朋友，天一脚地一脚地聊了一小会儿，张经理说明天陪他去香港。房子信说，不必了，香港我去过好多次了，知道出哪门进哪门。张经理说，房总啊，到深圳松弛松弛吧，我陪你逛逛。房子信不屑地说，都是楼房，有什么逛的。张经理说，都是楼房不假，可楼房跟楼房不一样。房子信哼了哼，不就是比我们那的高一点儿密一点儿吗。张经理说，那去喝杯咖啡吧，地道的南非咖啡，你爱喝咖啡我知道。张经理开了辆宝马车，驾轻就熟地跑到东门一家著名的酒吧去消遣。酒吧以红色和橙黄色为主调，黑色铁架支撑起棕色的木柱，原木的桌椅，色彩明快而鲜艳。临街的墙上大片的橘红色让人平添了几分女人的诱惑。酒吧的屋顶在临街那边倾斜着向下，使得酒吧的空间有了层次感。张经理笑着对房子信说，我总爱上这来找感觉，说不上是什么感觉。两个人找个僻静角落坐下，张经理要了两杯酒精度偏低的鸡尾酒和鸡蛋火腿三明治，两个人看着周围的欢男乐女们在浓烈的脂粉气里宣泄浮躁的情感。酒吧播放着一首缠绵的曲子，房子信想起林丹丹推荐他的莎拉·布莱曼的《希望你再来》，确实动心动魄。房子信说去趟洗手间，回来的时候，突然看

到张经理和林丹丹正在交谈，林丹丹一改现代女人的装束，简单干净，没有厚重的装饰，就像在春天草地上，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小女孩，给人以纯洁可爱的感觉。房子信走了过去，张经理忙着解释，房总，丹丹可不是我叫来的。林丹丹冷笑着，张经理，是男人吗，你怕他，我不怕他。

房子信坐下，看着林丹丹笑眯眯地望着他，眼睛里都是故事，可不知道哪个故事是恐怖，哪个故事是浪漫。林丹丹拿着一个手机递给房子信说，你看看日本的玩意儿，可以接收电视，屏幕也很清晰，就是声音差点儿，没有立体效果。房子信拿过来，顺手放进口袋里。林丹丹喊着，那是我的，你怎么能这样！张经理拉着林丹丹，说，一个手机多少钱，你和他至于吗。林丹丹撅着嘴，我看不惯他这么霸道！说着过来硬是把手机从房子信口袋里掏走，还叨叨着，你是谁呀，喜欢什么就拿什么呀！三个人喝着，说的都是香港手机的价格，没多久，房子信朦胧中发现张经理不见了，只剩下林丹丹那双动人的嘴唇在颤动。

林丹丹先走进酒店的大楼，房子信磨蹭了好一会儿，觉得前厅的人走得差不多了，才敢闪进电梯间。就这样，他还感到前台有个女的用目光贼了他一眼。上了电梯，门还不关上，挤进来一个穿黑裙子的女人，没有理睬他。电梯间就他和黑裙子女人，房子信觉得这个女人他见过。他头一个预感，总觉得有人在跟踪他，从他自深圳机场出来，后背上就落满了眼睛。他住在十八层，可房子信坐到了二十四层，那个黑裙子女人终于下了电梯。房子信慢慢从二十四层走下去，到了十八层，楼道里没有人。房门虚掩着，他开门后迅速看了一下走廊，依然是静悄悄的。返身关上门，看见林丹丹妩媚地望着他，朝房子信绽开笑靥，房子信如猫一样蹿了过去。

房子信认识林丹丹有三年多了，林丹丹是电子集团举办的手机短信比赛的冠军，房子信代表集团给她颁发了一部高性能的手机。然后林丹丹就迅速瞄上了房子信。而那时房子信的妻子晓黄正好在

怀孕期，房子信的性饥渴最旺盛。晓黄流产了，房子信发现林丹丹没有职业，像一只游荡的猫，来往的人也很复杂，就开始提防着她。后来，他悄悄调查，知道林丹丹是音乐学院毕业的，毕业就到处玩儿，也不想找个固定工作。酒店的房间太漂亮了，地上铺着绿色的地毯，如草地。满墙挂的是形形色色的画，房子信哪次到深圳都爱住在这，他被那种天马行空放荡不羁的风格所吸引。林丹丹神气活现起来，问他看没看见月季，那是她送来的。房子信的心有些热，他喜欢月季，尤其是红色的。林丹丹极为放肆地把衣服脱下来，她始终在笑，房子信感到笑里隐藏着一种什么杀机。房子信的酒逐渐在醒着，他的酒量其实很大，高度数的白酒他能喝多半瓶，今晚何况是鸡尾酒，只不过喝得多了点。他躲开林丹丹的视线，他无意识看到床，一张硕大的床，一个长长的单枕头，床的中间塌下一个坑儿，那橘红色的床单皱巴巴的。房子信突然兴奋起来，他想象怎样在床上拼命蹂躏林丹丹，林丹丹又如何发出绝望的呻吟。林丹丹说要洗澡，就从她的提包里换了一身雪青色的休闲式的裙子，裸出光滑的后背，那前胸被勾勒得十分丰满，绷出的曲线，令人心驰神往。林丹丹走进卫生间，房子信又从她口袋里拿出那部日本新款手机，他娴熟地操作着，屏幕很大，色彩也很清晰，只是远了会清楚，太贴近了就模糊。国内的频道出不来多少，只是央视的两个台。声音确实不太好，很薄，没有立体的感觉。放到了音乐，就显得很刺耳。他没问林丹丹，估计价格不菲。他等着林丹丹不耐烦，就顺手给张经理挂个电话，问他，林丹丹怎么跑到酒吧，是不是你告诉的？张经理很委屈，说，是她给我打的电话，问你在什么地方？我实在没有办法呀。她威胁我，说不告诉我，就怎么着怎么着。房子信生气地说，她能对你怎么着！张经理说，她认识我一个重要客户，我还欠那个客户一些钱……房子信看到林丹丹从卫生间里走出来，头发湿漉漉的，像是一只桃子被水吮得很饱满。房子信的堤坝在溃散，他知道自己见了林丹丹就像抽大烟，哪次做完爱都

说不接触她了，可每次见到她就控制不了。他想自己是不是爱上林丹丹了，这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他揽过林丹丹，林丹丹推开他，说，你去洗澡，你不知道我有洁癖吗。房子信顺从地脱掉衣服，跑到卫生间，他拧开凉水，当凉水一捧捧的浇头时候，他琢磨林丹丹为什么也会到深圳，是邂逅，还是专门追过来。他忽然想起到深圳后那个穿黑裙子的神秘女人，觉得有什么事情在等着他。想想，能追逐集团老总宝座的几乎没有对手，因为常务副总只有他一个人，剩下几个副总要么年岁大要么岁数小，没有什么竞争力。开发集团新产品的权力和能量都在他手里，而公司利益的涨浮也完全靠着

他。

房间的灯暗了，林丹丹扔掉了她的裙子，灰暗中隐约着一道白影，紧接着那滚烫的身体贴在房子信的身上。房子信咬牙抗着，屏住呼吸。林丹丹投入地吻着房子信，一久，房子信瘫了。天和地靠着大海终于衔接上了。大堤被一只蚂蚁顽强地爬出一个洞，水拼命地往洞里灌，没多久，大堤就冲垮了。在某一天的黄昏，夕阳还没落山，而月亮已显露在云端，于是，太阳与月亮同在一个浩瀚的天空上，日月同辉。人们陶醉在太阳的辉煌和月亮的妩媚之中。忙乱中，房子信听到林丹丹一直在喃喃，爱你，真的爱你。这句话，以前他没听到，都是他逼着她说，但是，哪次林丹丹都说得很勉强。

酒店上空有飞机声，房子信很熟悉，这家酒店哪都好，就是距离飞机的轨道太近。林丹丹起身，赤裸着去泡了两杯咖啡，递给房子信，然后，盘腿坐在地毯上，那长发散在身后，结实的乳房如初绽的花蕾，挺挺的，翘着一种女人的骄傲。浅红色的乳晕像一滴鲜血滴在白纸上，泛出一层光彩。林丹丹那两条修长的腿，许是上天的锻造，洋溢着雕塑感，让人情不自禁地就想去抚摸。朦胧中，林丹丹起身，即兴地翩翩起舞，腰身摇摆着，似推了一棵秋树，抖落了满地残叶，林丹丹把房子信引进一个如歌如画的美妙境界。房子信问，你到深圳干什么来了？林丹丹笑了，说，你还是憋不住要

问。房子信把灯随手打开，林丹丹满不在乎地，找你呀？房子信和林丹丹没有来往已经快两年了，在一次做完爱以后，林丹丹仿佛被蒸发了，从来没有和他有任何来往。有时，房子信还迷惑，觉得林丹丹消失得太快，其中有些诡秘。房子信固执地又问，你这两年干什么了？林丹丹说，什么都干，什么赚钱干什么。房子信不想再问什么，林丹丹的口一直很紧，和她接触三年就知道她从不乱说，父母干什么的，家住在什么地方，还有什么朋友一概不知。后来他想这也挺好，知道那么多有什么用。两个人躺在床上，房子信没有去触摸林丹丹，他就是这样，一旦做完了就不想再有什么，为这个，妻子晓黄跟他闹了好多次，说，你怎么跟牲畜一样呢？女人是需要男人一直爱抚着的，你倒好，像是在嫖娼。房子信对林丹丹说，明天我去香港，咱们一早就分手。林丹丹说，你这男人真没意思，乏味透了。房子信破例把林丹丹搂过来，他觉得对方的身体很凉，凉得自己麻酥酥的。房子信说，过一阵再说，这阵子比较特殊。林丹丹说，不就是一个电子集团老总吗，闭着眼睛都是你房子信的，你怕什么。房子信脑子一惊，连忙问，你怎么知道的？林丹丹大笑着，我一直说，你的事情地球人都知道。

房子信不说话了，他又听见飞机声，隆隆的，像是在打雷。林丹丹看看表，说都凌晨一点了，睡觉吧。房子信也有点儿困了，他哼了哼。林丹丹这时候说，你给我点钱好吗？我实在太困难了。房子信经常听到她这么说，那三年中他给了林丹丹不下三万。他给林丹丹钱心甘情愿，她没有固定职业，需要生存，也是不想让林丹丹觉得自己小气。他问，多少？林丹丹说，两千吧。房子信说，我给你一个银联信用卡，估计有三千。林丹丹说，我现在就要。房子信不高兴地说，明天再说。林丹丹跳下床，顽皮地说，我就要，明天你就反悔了。房子信恼火地，我什么时候反悔过。房子信很讨厌林丹丹这样，弄得自己像跟妓女嫖娼一样。他说过林丹丹多少次，林丹丹哪次都是嫣然一笑就过去了。林丹丹拿起他的上衣抖搂着，房

问。房子信把灯随手打开，林丹丹满不在乎地，找你呀？房子信和林丹丹没有来往已经快两年了，在一次做完爱以后，林丹丹仿佛被蒸发了，从来没有和他有任何来往。有时，房子信还迷惑，觉得林丹丹消失得太快，其中有些诡秘。房子信固执地又问，你这两年干什么了？林丹丹说，什么都干，什么赚钱干什么。房子信不想再问什么，林丹丹的口一直很紧，和她接触三年就知道她从不乱说，父母干什么的，家住在什么地方，还有什么朋友一概不知。后来他想这也挺好，知道那么多有什么用。两个人躺在床上，房子信没有去触摸林丹丹，他就是这样，一旦做完了就不想再有什么，为这个，妻子晓黄跟他闹了好多次，说，你怎么跟牲畜一样呢？女人是需要男人一直爱抚着的，你倒好，像是在嫖娼。房子信对林丹丹说，明天我去香港，咱们一早就分手。林丹丹说，你这男人真没意思，乏味透了。房子信破例把林丹丹搂过来，他觉得对方的身体很凉，凉得自己麻酥酥的。房子信说，过一阵再说，这阵子比较特殊。林丹丹说，不就是一个电子集团老总吗，闭着眼睛都是你房子信的，你怕什么。房子信脑子一惊，连忙问，你怎么知道的？林丹丹大笑着，我一直说，你的事情地球人都知道。

房子信不说话了，他又听见飞机声，隆隆的，像是在打雷。林丹丹看看表，说都凌晨一点了，睡觉吧。房子信也有点儿困了，他哼了哼。林丹丹这时候说，你给我点钱好吗？我实在太困难了。房子信经常听到她这么说，那三年中他给了林丹丹不下三万。他给林丹丹钱心甘情愿，她没有固定职业，需要生存，也是不想让林丹丹觉得自己小气。他问，多少？林丹丹说，两千吧。房子信说，我给你一个银联信用卡，估计有三千。林丹丹说，我现在就要。房子信不高兴地说，明天再说。林丹丹跳下床，顽皮地说，我就要，明天你就反悔了。房子信恼火地，我什么时候反悔过。房子信很讨厌林丹丹这样，弄得自己像跟妓女嫖娼一样。他说过林丹丹多少次，林丹丹哪次都是嫣然一笑就过去了。林丹丹拿起他的上衣抖搂着，房

着脖子说，我不卖淫。年岁大的警察笑了，说，你不卖淫，你从两个局长和三个董事长那儿坑走了不少钱吧，你不卖谁还卖呀。年岁大的警察戳了戳房子信，问林丹丹，这又是个什么老板？林丹丹大声说，他是我男朋友！年岁大的警察说，我敢说你这个男朋友有老婆，或者还有孩子，不信我一个电话打到他单位就明白了。年岁大的警察站起来，说，深圳是开放的城市，但也是个讲究精神文明的城市。年岁大的警察一句话提醒了房子信，一时房子信还不能分析出是谁拴的套，让他钻进去的，但房子信知道，肯定是这个人利用了林丹丹这把锐利的刀捅倒他，并且选择了一个最恰当的时机和最好用的招法把他推下悬崖。岁数大的警察没有表情地说，有你们说话的时间。房子信和林丹丹走出房门，天已经亮了，楼梯上都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楼下的警车闪着红灯，像一个红眼病人拼命眨着眼睛。林丹丹猛然回过脸，眼眶里已经满是泪水，她喊着，你这老总恐怕当不成了，是我毁了你，你千万要挺住啊……林丹丹此时已是泣不成声了。房子信对岁数大的警察打了一个手势，说，对不起，能不能让我去解个小便？年岁大的警察回答很干脆，到地方再说吧。房子信倔强地，不行，我实在憋得慌。说着，他抽冷子推开前厅洗手间的门，利落地掏出手机，对张经理说了两个字，救我。然后，他掏出下身的部件，从来没那么痛快地放了一次水。年轻的警察耐不住性子，推开厕所的门，见到一个孤单的背影。

天蒙蒙亮，鱼肚白的东方抹上了一道细长的红痕，那是太阳泻出的处女血。

房子信从派出所出来，身上有些冷，他慢慢走出那一条狭长的马路，在路口，房子信愕然了，前面站着张经理。张经理见房子信的脸色发青，肩头不住地抖动，便脱下衣服，递给房子信。两个人谁也没说话，默默地朝前走。张经理瞥了房子信一眼，问，房总，吃点儿什么？房子信点点头，张经理带他往左边一拐，有个喝早茶的小店铺。两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也许是天太早，喝早茶的只有

着脖子说，我不卖淫。年岁大的警察笑了，说，你不卖淫，你从两个局长和三个董事长那儿坑走了不少钱吧，你不卖谁还卖呀。年岁大的警察戳了戳房子信，问林丹丹，这又是个什么老板？林丹丹大声说，他是我男朋友！年岁大的警察说，我敢说你这个男朋友有老婆，或者还有孩子，不信我一个电话打到他单位就明白了。年岁大的警察站起来，说，深圳是开放的城市，但也是个讲究精神文明的城市。年岁大的警察一句话提醒了房子信，一时房子信还不能分析出是谁拴的套，让他钻进去的，但房子信知道，肯定是这个人利用了林丹丹这把锐利的刀捅倒他，并且选择了一个最恰当的时机和最好用的招法把他推下悬崖。岁数大的警察没有表情地说，有你们说话的时间。房子信和林丹丹走出房门，天已经亮了，楼梯上都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楼下的警车闪着红灯，像一个红眼病人拼命眨着眼睛。林丹丹猛然回过脸，眼眶里已经满是泪水，她喊着，你这老总恐怕当不成了，是我毁了你，你千万要挺住啊……林丹丹此时已是泣不成声了。房子信对岁数大的警察打了一个手势，说，对不起，能不能让我去解个小便？年岁大的警察回答很干脆，到地方再说吧。房子信倔强地，不行，我实在憋得慌。说着，他抽冷子推开前厅洗手间的门，利落地掏出手机，对张经理说了两个字，救我。然后，他掏出下身的部件，从来没那么痛快地放了一次水。年轻的警察耐不住性子，推开厕所的门，见到一个孤单的背影。

天蒙蒙亮，鱼肚白的东方抹上了一道细长的红痕，那是太阳泻出的处女血。

房子信从派出所出来，身上有些冷，他慢慢走出那一条狭长的马路，在路口，房子信愕然了，前面站着张经理。张经理见房子信的脸色发青，肩头不住地抖动，便脱下衣服，递给房子信。两个人谁也没说话，默默地朝前走。张经理瞥了房子信一眼，问，房总，吃点儿什么？房子信点点头，张经理带他往左边一拐，有个喝早茶的小店铺。两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也许是天太早，喝早茶的只有

房子信说，我今晚回去，你陪我去仙湖转转，我想到庙里抽根签看看。

两人乘车来到仙湖，这里三面环山，风光秀丽。站在顶端，湖光山色尽收眼底，远眺山川交汇，雾光迷蒙，恍如仙境。既拥有江南的秀丽，也兼有桂林的绮美。湖的水质清晰，长流不息，水色碧蓝。在山上欣赏是一种颜色，而置身在水畔乃至水中又会是一种颜色。张经理问，什么时候到庙里抽签呀？房子信说，我先去划船。房子信和张经理驾一扁舟在水中游荡。他先低头观看浪花涟漪，再扬首眺望被晨光映照的山中黛色，他吟诗唱歌，好不快活。张经理觉得房子信情绪不太正常，可又不好说什么。他脑子里想的都是资金，很有可能房子信的职务被免掉，那这个合作项目就会泡汤，四百多万怎么能拿回来就是个要命的后话。房子信弃船在坝上散步小憩，观赏那层林尽染的绿色。这时候天还早，仙湖还没有那么多游人，山中清寂，四周的水汽弥漫。房子信对张经理说，你等等我，我自己转转。房子信到坝上走的时候，看见有石桌石凳，于是坐下，头顶是一片片藤花野葡遮阴，他喝上几口清凌凌的山泉水洗着脑子，稳定着自己。他先给王满打个电话，王满问，到香港了吗？房子信问，集团有什么动静？王满说，没什么呀，刘老总又住医院了，还是前列腺，听说要让您妻子晓黄动手术。房子信问，集团谁主持工作？王满说，是成副总。房子信的心脏剧烈跳动着，成副总是最后一个副总，刚提拔没两年，只有三十四岁，是清华大学学物理的博士生。成副总的名字叫成显圣，平常不太爱说话，对谁都爱笑，很慈善的样子。成显圣到集团才两年，很沉稳，不像他这个岁数的，城府很深。房子信问，谁决定让成副总主持工作的？王满说，刘老总呀。房子信略微放心了些，因为刘老总和自己的关系不同一般，当初他和晓黄谈恋爱的时候，还是刘老总夫人做的媒。晓黄是外科大夫，刘老总夫人在医院当院长。刘老总夫人对房子信说，给你介绍一个我们医院最贤惠最漂亮的大夫，好好待她。

房子信说，我今晚回去，你陪我去仙湖转转，我想到庙里抽根签看看。

两人乘车来到仙湖，这里三面环山，风光秀丽。站在顶端，湖光山色尽收眼底，远眺山川交汇，雾光迷蒙，恍如仙境。既拥有江南的秀丽，也兼有桂林的绮美。湖的水质清晰，长流不息，水色碧蓝。在山上欣赏是一种颜色，而置身在水畔乃至水中又会是一种颜色。张经理问，什么时候到庙里抽签呀？房子信说，我先去划船。房子信和张经理驾一扁舟在水中游荡。他先低头观看浪花涟漪，再扬首眺望被晨光映照的山中黛色，他吟诗唱歌，好不快活。张经理觉得房子信情绪不太正常，可又不好说什么。他脑子里想的都是资金，很有可能房子信的职务被免掉，那这个合作项目就会泡汤，四百多万怎么能拿回来就是个要命的后话。房子信弃船在坝上散步小憩，观赏那层林尽染的绿色。这时候天还早，仙湖还没有那么多游人，山中清寂，四周的水汽弥漫。房子信对张经理说，你等等我，我自己转转。房子信到坝上走的时候，看见有石桌石凳，于是坐下，头顶是一片片藤花野葡遮阴，他喝上几口清凌凌的山泉水洗着脑子，稳定着自己。他先给王满打个电话，王满问，到香港了吗？房子信问，集团有什么动静？王满说，没什么呀，刘老总又住医院了，还是前列腺，听说要让您妻子晓黄动手术。房子信问，集团谁主持工作？王满说，是成副总。房子信的心脏剧烈跳动着，成副总是最后一个副总，刚提拔没两年，只有三十四岁，是清华大学学物理的博士生。成副总的名字叫成显圣，平常不太爱说话，对谁都爱笑，很慈善的样子。成显圣到集团才两年，很沉稳，不像他这个岁数的，城府很深。房子信问，谁决定让成副总主持工作的？王满说，刘老总呀。房子信略微放心了些，因为刘老总和自己的关系不同一般，当初他和晓黄谈恋爱的时候，还是刘老总夫人做的媒。晓黄是外科大夫，刘老总夫人在医院当院长。刘老总夫人对房子信说，给你介绍一个我们医院最贤惠最漂亮的大夫，好好待她。

显圣负责的，这说明成显圣已经跳到前台了。王满说，我知道是林丹丹，当初我就劝过你，你不听，林丹丹那人一看就不是好鸟。房子信发现王满说话口气很大了，而在前一天，王满对他一直是唯唯诺诺的，连个大气都不敢喘的。说话从来都是您您的，现在已经是你的了。王满问，你怎么办呀？房子信问，你说我怎么办？王满说，提前退休，成总人不错，他会给你面子的。房子信没说话，王满还在滔滔不绝，说你把那手机游戏软件一交，功过就均平了。退休下来，你再干点儿什么，我会帮助你的，成总也不会袖手旁观。房子信看到车在朝集团大楼开，就对司机说，到我家。王满担心地说，那晓黄你怎么交代呀。房子信说，那是我的事。房子信回到家已经很晚了，他抬头望望，整个楼里唯有自己的家里还亮着灯。他的心不由自主地跳起来，和晓黄分别几天，恍如隔世。与晓黄在一起的时候，时常被她反复无常的脾气折腾得疲惫不堪，热时能烧死你，冷时能冻死你。一旦离开她，又隐约觉得难受。房子信知道，在精神病的患者身上，有两种反应，一个是虐待症，一个就是被虐待症。想必自己是那种被虐待症。在黑暗的楼梯上慢慢往上爬，房子信腿沉甸甸的，似乎坠了秤砣。他下意识品味出，人往高处走，是多么艰难。回来上班，究竟以什么面目出现，能拿出什么办法来扭转乾坤，这对他来讲都是谜。他想着刘老总和成显圣是不是有勾连，是不是把林丹丹托出来是他们想的主意。可是刘老总为什么抛弃自己，而选择成显圣呢。这个谜团缠绕着房子信，想着林丹丹，房子信琢磨不透，林丹丹究竟知道不知道这个局。

开开门，房子信见灯亮着，晓黄在床上躺着，电视机开着，屏幕上是一群野马在奔驰，然后是一望无际的原野。野马前面是一座丘陵，丘陵上面蹲着一群野豹，野豹的眼里都是渴望。房子信倚在床边看着晓黄，晓黄的泪凝固在眼角。我回来了……房子信轻轻说，晓黄翻了个身，留给他一个后背。没有任何办法，房子信明白，越凑近她，她就越会甩冷脸子，弄不好还要大闹一通。房子信只好